

警察的母亲

王根根



母爱是伟大的。警察母亲的爱更让人肃然起敬。在我27年的从警生涯中,见过许多警察的母亲。在她们身上,我感受到她们的含辛茹苦;在她们目光里,我悟出了无尽的爱意和无私。

1979年的一个夏日,我去看望民警小沈的母亲,沈妈妈是一家纺织厂的挡车女工。住房简陋狭小,人走进去像是进了锅炉房,顿时汗流浃背。小沈的母亲连忙抓起一把蒲扇,为我摇扇,我很是过意不去,连连说,沈妈妈,我没事。我向沈妈妈打招呼说:小沈常加班,一个多月没回过家了,我今天特地来向您表示歉意,单位里实在太需要像小沈这样的业务骨干,还请沈妈妈支持派出所里的工作啊。沈妈妈赶忙说:“你千万别这样说,家里事有我操办着,你们放心好了。就是你们相互之间要多关心,外出抓坏人,多留点神。”我一听,心里着实好感动。

1980年的一个冬夜,民警小张的妹妹心急火燎地来到派出所,说母亲在下班途中摔了一跤,身上多处骨折,正在医院急诊室诊治,想让小张去医院照顾母亲。我听后,马上和民警小李赶到医院。看着小张母亲十分痛苦的模样,心里很不好受。我对小张母亲说:“你的儿子小张在市郊一个守候点上,我马上设法让其他民警替换下来,好回来照顾你。”小张母亲一听,急得连忙摆手:“我没事,我真的没事。”小张和大家连着守候了五天五夜,直到抓获一个特大盗窃团伙的首犯,才迈着疲惫的步子去医院看望病床上的母亲。

1993年,我们派出所所在本市西区某外来人口集聚地,发现一贩毒团伙。所里马上调兵遣将,民警小强是从分局刑侦队下来的,身强力壮。那时,我在派出所已任所长,当我点上小强名字的时候,在他有力的应声后,我注意到他的眼睛倏地闪过让人无法觉察出来的担忧神色。等我悄声一问,果然是他的母亲患病住院。我立马关照民警

今年中秋,我照例收到了许多短信,其中有一位朋友的短信很是与众不同,它是一首七言诗:“一年一度又中秋,疯狂月饼扰眼球;‘明月’究竟为何物?荒漠一片乱石头。”后面又特别注明是“原创”,言下之意短信不是先“批发”后转发的人云亦云。

读了这则短信,我不禁哑然失笑。又是这位老兄,在喜庆节日里写出这样的文字来,是心情不好还是怎么的?但转念一想,他的话似乎又很有道理。比如,年年中秋节都被别人利用大炒特炒的月饼话题,真是可以说已经到了“月饼扰民”的“疯狂”程度;买的人不吃,吃的人不买。由此派生出一系列问题的“怪圈”,至今仍然还在那里使劲“转”着呢!真是年年中秋月饼涨。

同样,月亮上只有“荒漠加石头”而已,人类探月成果足以证明。但是,与优美的“赏月”意境相比,这句话未免有点煞风景了。

联想到这位朋友平时为人正直,思维特立独行,见解别树一帜。中秋佳节创作出这样的短信,却显得如此冷峻有余;而且让人玩味,难道他是在玩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吗?非也。



新来小巴狗
自己不走拖着走
想娘啦
心难受
要喂奶
不喝粥
不吃不喝
咋长肉

吴祯祥 文并图

籍窗口民警、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韩莺莺的母亲,那时我已离开派出所到分局文保支队工作。当韩莺莺的母亲见到我,声泪俱下地对我说:很想自己的女儿,很想莺莺也这样穿着警服来看我,可她永远也不会回来了。我的眼眶湿润了,多好的警察母亲,那对女儿深情怀念的目光是那么的感人至深。

由此,我也想起了自己的母亲。母亲自父亲去

世后,心里一直很悲伤,加上患脑溢血留下半身不遂,平日生活都靠兄妹们轮流照料,母亲很想我在她身边的时候能多待些。在她心目中,我和在市局工作的弟弟一直是母亲引以为自豪的,因为对不识一字的母亲来说,她知道能当警察就是好人。可眼下,我因为要侦查大案赴河南、山西等地,就从所里回家向母亲道别。只见母亲抱着我失声痛哭起来,她拉着我的手说:“你去吧,出门在外自己小心点。”为了不让母亲心里难受,我强忍着泪点了点头。谁知,这次一出差就是半个多月,回家后没几天,母亲再次突患脑溢血住院,就再也醒不来,已经永远离开了自己的儿子。我至今一直记忆着母亲看我时的慈祥笑容,永远阳光般灿烂的微笑。

金秋十月上烟台,下榻栖霞宾馆。栖霞苹果太大,一个要超过半斤,怕削了皮吃不掉。宾馆小姐告诉我,栖霞的苹果品种在1871年由美国的传教士引进,后又引进了“红富士”“乔纳金”等六十多个品种。一户果农年收入五六万元。说苹果说得我嘴又馋了,不吃白不吃,不吃苹果白到烟台。我接过姑娘递上的苹果张口就嚼,真美啊!姑娘看我吃得香甜,笑着说:“我们这里苹果就是能当饭吃!”

枪,列宁就能活到现在,共产主义说不定早来了。男孩子不像女孩子那么多愁善感,一个转身,早把巴西里丢在了脑后,又打又闹地在人群里窜着,还煞有介事地嚷嚷:让列宁同志先走,让列宁同志先走。

对那会儿的电影,我们有过一个顺口

又见露天电影

许平

溜,几乎每个孩子都会:“阿尔巴尼亚是搂搂抱抱,朝鲜是哭哭笑笑,越南是飞机大炮,中国是新闻简报。”别小看这几句,它给我们带来过不少乐趣。

露天电影让我爱上了芭蕾舞,那是看了《白毛女》和《红色娘子军》之后的事。有一天

很多年前就喜欢听李娜唱《走进西藏》这首歌,她深情的歌声总是那样拨动人的心弦,使我难以忘却那歌词:“走进西藏,也许会发现理想;走进西藏,也许能看见天堂……”

走进西藏

海苓

对我来说,走进西藏始终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。但今年盛夏我参加了这样一次幸运之旅——由上海玉佛寺觉醒大和尚率领的“雪域·心之旅”赴西藏参访团。在玉佛寺和上海市佛教协会精心周到的安排下,我们愉快顺利地完成了这次雪域之旅。

拉萨,它是多少人梦想去的地方。曾在图片上无数次瞻仰布达拉宫的雄姿,它是那么神秘而有魅力。今天,当我如此真实地走近它时,内心怀有的是一份深深的虔诚和敬畏。

对藏传佛教,对它的寺庙,此前知之甚少。当我捧着图书阅读,听着同行者的介绍,当看到布达拉宫门前的转经人和匍匐叩首的虔诚的朝拜者,当随着参观的人流走进那一座座神圣的殿堂时,我的心灵不由为此颤动了。人啊,是应该有信仰的。信仰是伟大的,令人折服的,它会成为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与行为指南。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,抑或是什么都不信,不信天不信地,不信做了坏事会有报应,什么恶事都敢做,对自己的行为毫无

家乡的红菱角

吕麦

老家,坐落在江南水乡的一个小村。村里的人家被一条条清澈、明净的小河环抱着。每到秋天,小河里盛产鲜鲜嫩嫩、红红艳艳的菱角。

春风杨柳时,蛰伏在水底的陈年老菱角,“脐眼”处冒出一根细长的茎芽,一点点地长“高”,“栖息”在水面。慢慢地,茎的中间,由内而外伸展出一片绿叶,形成碗口大一张盘,像一个绿色的小“蒲团”(称作菱蓬),恬静地浮在水面。熏风一吹,翠绿的菱叶间次第绽放出一朵朵白花。花小,却烂漫、清雅。白色的花儿,

不放,牛和羊却忍不住,随时随地放了。可是,牛和羊吃的是草,素的,它们放出来的屁臭不到哪儿去,连它们的粪便都不是很臭。人吃的是荤的,人屁当然要比牛屁臭得多。难道臭屁里甲烷的含量不比不臭的屁高?

牛们一向老老实实从来不吹牛,非但死后全身心地奉献给人类,生前也在为人们的

牛和羊,真冤

童孟侯

吃喝服务。又要牛儿羊儿好,又要牛儿羊儿不放屁不打嗝,要求是不是严格了一点?又要为人们提供美味,又要担当出气筒的角色,是不是有失公道?我们能不能稍微说几句牛和羊的好话?

非要说牛和羊耗掉了我们的臭氧,那么我们可以不吃牛和羊,从此以后改吃不放屁不打嗝的老鼠和蝗虫。就像香烟一样,你说它有毒有害,你可以不抽啊,你可以改吃棒

约束,那种后果实在可怕……

在日喀则建普陀觉群希望小学的仪式上,看着藏族孩子质朴的面庞,纯真的眼睛,我深深遗憾了,如果行前为这些孩子带些书包或者日用品来该多好!我们还会第二次来到这里吗?

在往返拉萨至日喀则的路上,我眺望碧蓝如洗的天空,洁白如雪的云彩,寂静沉默的山谷,湛蓝深邃的那木错湖,感觉那是世界上佛教协会精心周到的安排下,我们愉快顺利地完成了这次雪域之旅。

拉萨,它是多少人梦想去的地方。曾在图片上无数次瞻仰布达拉宫的雄姿,它是那么神秘而有魅力。今天,当我如此真实地走近它时,内心怀有的是一份深深的虔诚和敬畏。

对藏传佛教,对它的寺庙,此前知之甚少。当我捧着图书阅读,听着同行者的介绍,当看到布达拉宫门前的转经人和匍匐叩首的虔诚的朝拜者,当随着参观的人流走进那一座座神圣的殿堂时,我的心灵不由为此颤动了。人啊,是应该有信仰的。信仰是伟大的,令人折服的,它会成为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与行为指南。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,抑或是什么都不信,不信天不信地,不信做了坏事会有报应,什么恶事都敢做,对自己的行为毫无

娇嫩。放进嘴里,轻轻一抿:那个鲜哟,那个清甜爽口哟,从唇齿一直“醉”到心间。母亲常说:“打你三个嘴巴,都不舍得丢一个。”

夏末秋初,正是红菱角结果最旺的季节。村里的孩子们(包括我和妹妹),欢天喜地抬出家里的木头浴盆“划入菱蓬深处”,张开两只手臂放进水里当“浆”,穿梭在茂密的菱蓬间。一蓬一蓬地提起,摘下个大、饱满的菱角,木盆中央便堆起一个红红、尖尖的菱山。大人们往往在岸边急得大叫:快上来,再多,木盆就沉啦。

嫩菱角生吃,味儿好,母亲把它煮熟,熟菱肉虽少了一份鲜嫩清甜,却是清香满口,令你欲罢不能。

如今,我和妹妹都住在城里。每年中秋前几天,母亲自个“驾”着木盆,摘下红菱角,剥出雪白的菱肉,洗净、晒干,一包包地收好,分别送给我们姐妹,藏在冰箱里。冬天里,拿出一包菱肉,用温水泡软,做红烧肉或红烧鸡,又或是伴着嫩豆腐炖汤。诱人的香味,满屋子流淌……

我对母亲说,我会跳芭蕾舞了。母亲一点儿不惊讶:难怪你整天“一咯嗒,二咯嗒”地“北风那个吹”。后来我成了学校小分队的“腕儿”,小学四年级的一天,我正在学校排练《红色娘子军》第四场“万泉河水清又清”,几个陌生人将我叫出,内腿外腿腰身胳膊脖子的测量了好一阵,然后笑眯眯地让我等通知。后来听说是舞蹈学校挑选学员,我因此兴奋得上蹿下跳,几天不得安静。可父亲不同意,没说原因,就是两字:“不去。”为此,我哭鼻子抹眼泪,伤心得差点跟洪常青去闹革命……

说来这都是二三十年前上世纪的事儿,很遥远了。为什么又见露天电影的那一刻,我竟像重逢了久别的老朋友,甚至都有拥抱她的冲动?难道仅仅因为它是那个枯燥贫瘠年代里的愉悦?看露天电影,成了我一生中的赏心乐事。

头糖啊。如果人类不养牛也不养羊(野牛和野羊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),地球不就冷多了吗?

有人预言,科学家接下来有了一个重要的课题:研究如何在牛羊的屁股上安装甲烷回收箱。它们不负责任地放了屁,人们就要帮助它们把屁收集起来,不能随随便便放掉;从那时开始,“放屁”,不能再拿来比喻说话没有根据和不讲情理。

牛和羊真的很辛苦,连它们肚子里的气都要“发挥余热”了,今后,我们在家打开煤气灶,扑扑而出的不再是天然气,而是天然气和羊然气了,地球的臭氧问题解决了。

不过,还有一个问题:牛和羊打嗝吐出的气如何收集呢?总不见得把它们的嘴和鼻子都套起来?那样就不能吃草了。也有办法,让所有的牛和羊都穿上全封闭的类似宇航服和潜水服那样的衣服,嗝气不就可以收集起来了吗?这不是天方夜谭嘛!

边看边聊

边看边聊